

北京拟设“公共户”，暂未明确教育权

■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铨

岁末年初，北京迎来户口政策变革。

近期，北京市公安局发布《关于在户籍派出所设立“公共户”的工作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，称全市每一个户籍派出所原则上设立一个“公共户”，以解决暂不具备市内迁移条件的本市户籍人员落户问题。征求意见稿时间截至2021年1月29日。

消息一经曝出，引发多方关注。北京“公共户”的设立将惠及哪些人群？北京“公共户”享有哪些权益？和其他城市的“公共户”相比有哪些不同？中国城市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。

针对已有北京户籍人群 六类人可申请

叶凡涛于2017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。毕业求职时，几经筛选，他入职了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。“选择这家单位就是因为能落北京户口。”叶凡涛告诉记者。

入职后，叶凡涛被公司派到了科威特的项目上，这一待就是两年。长期的驻外生活让叶凡涛感觉越来越不适，他向公司申请回国工作，却被公司拒绝。

“于是我提出离职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户口就得从单位集体户口迁出。”由于叶凡涛在京无房产亦无亲友房产可以落户，加之新寻找的单位均无集体户口，无奈之下，他将户口迁回了老家西安。

2020年中，叶凡涛结束了自己近三年的北漂生活。“北京

户口没了，留下来漂泊也没什么盼头，还不如回老家工作幸福感高。”他说。

欣慰的是，“公共户”政策一旦设立，像叶凡涛这一类人的户口就有了去处。

据《征求意见稿》，北京拟设立的“公共户”针对六类人群：因房屋产权交易户口须迁出，但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，户口无法迁出的；因婚姻变化户口须迁出，但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，户口无法迁出的；因从原单位离职须从原单位集体户迁出，现单位无集体户，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，户口无法迁出的；因房屋所有权或者公有住房承租权发生变更，现权利人或者承租人申请将原户内人员迁出，原户内人员拒不迁出或无法通知，且其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的；新生儿的父母户口均在本市“公共户”内或其中一方户口在本市“公共户”内，另一方为外省市户籍人员的，可在“公共户”内为新生儿申报出生登记；以及其他特殊原因在本市无法办理市内迁移的。

由此可见，民众能在“公共户”落户的一大前提就是已经拥有北京户口。在此基础上，因卖房、离婚、离职等原因需要迁移户口，而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名下没有符合落户条件的合法产权住房，才能通过“公共户”解决户口迁移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征求意见稿》提到，“公共户”户内人员、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名下已有合法产权住房或具备迁移条件的，户内人员应在一个月内迁出“公共户”，拒不迁出的，由公

安机关强制办理迁移手续。

此外，“公共户”户内人员不能办理市内、市外亲属投靠迁移入户，且每年12月都要去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更新相关户籍登记信息。

“这基本涵盖了在户籍管理中容易出现问题的主要人群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盘和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短时间内取消或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大的改动是不现实的，所以一些缓冲措施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，“北京推出‘公共户’正是这样的尝试。”

比照集体户的管理形式 暂未对教育权利作明确规定

长期以来，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，买卖双方常出现的一大纠纷点就是户口问题——原户主虽然已经办理了房产交接手续，但户口依旧挂在原处，导致新房主户口无法迁入；或者是新房主迁入户口，但仍面临社会福利被占用的情况，比如学区房的学位分配。

“因为‘空挂户’的存在，新房主再进行房产交易时房屋将面临较大程度的贬值。”盘和林说。

对部分二手房买家来说，“公共户”是个好消息。如果二手房买家过户后，卖家迟迟不迁出户口，买家可向派出所申请直接将上家户口迁至“公共户”。

实际上，上述纠纷的背后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教育资源的争夺。北京“公共户”消息一出，不少家长都将目光放到了教育强区。

“拥有‘公共户’后，我的孩子可以在户口所在地上学吗？”



对于民众关心的“公共户”教育权利问题，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后获悉，该项政策尚处征求意见阶段，目前尚未对“公共户”的教育权利进行明确规定；有相关需求者，可联系上述单位进行意见反馈。

虽然教育权利尚未明确，但记者注意到，《征求意见稿》的起草说明中提到，“公共户”比照集体户的管理形式设立，是以各户籍派出所为落户地址，由户籍派出所直接落实日常管理工作的。

一直以来，集体户口按照单位在哪它就在哪的原则设立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一部分在北京东城区、西城区、海淀区的单位就成为了香饽饽。

不过记者调查发现，不少地处北京教育强区的单位，对于子女落户集体户口已经开始限制，而且就算孩子落户了父母的集体户口，但如果父母名下不具有集体户口所在城区的独立产权住房，孩子也不能在该区上学。

用“公共户”留住年轻人？

北京落户难众所周知。在南方周末城市（区域）研究中心于2020年11月发布的《34城市市民准入榜》中，北京是34座城市中落户自由值最低的城市。

对比另几座超大城市，上

海和广州分别于去年下半年前后发布政策为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的毕业生亮落户绿灯；而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的城市宣传语则说明一直以来深圳的落户门槛都不高。

北京“公共户”政策消息一出，有人猜想，这是否是北京户籍政策松动的信号？

“‘公共户’政策针对的是已有北京户籍，而非没有北京户籍的人群，所以该政策不是北京户籍政策松动的前兆，而是对已有户籍政策的改革。”北京市人口学会理事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表示。

那么，北京“公共户”的最大受益者究竟是谁？有观点认为，是北京那些被户口所困、无法挪动工作的年轻人。

年轻人对于一座城市的创新力和活力的贡献不言而喻。这几年有多少年轻人留在北京？这个数据尚待测算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日，一篇文章在朋友圈刷屏，文章称2019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生留京率创新低，不足两成。

记者查阅数据来源——两所高校公布的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后注意到，上述数据是本科学的留京率，如果加上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计算总留京率，那么近几年的数据基本持平，只有小幅波动。

虽然网传数据不能直接说明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降低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正在不断变化。

“北京市近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是‘里不出外不进’，加速了原有人口老龄化进程。”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看来，北京需要吸引年轻人口补充新鲜血液。

张翼称，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，未来人口政策或会根据情况作出调整。

“公共户”的出台是否是北京挽留年轻人的一种手段？效果尚待观察。不过，可以明确的是，作为超大城市的北京，已经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迈出了坚实一步。

“户籍制度改革仍任重道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既需要有‘公共户’这样的缓冲政策存在，也需要不断推进创新创造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提高居民福利水平。”盘和林说。



“玩具拾光”显情怀

近日，由清华大学主办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“北京传统民间玩具传承人才培养”项目成果汇报展在北京东四胡同博物馆展出。本次展览以“玩具拾光”为主题，共展出80余件作品，分为纸艺、布艺、面塑、泥塑、综合材料五个类别，集中展出上述项目的创新成果。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28日。

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